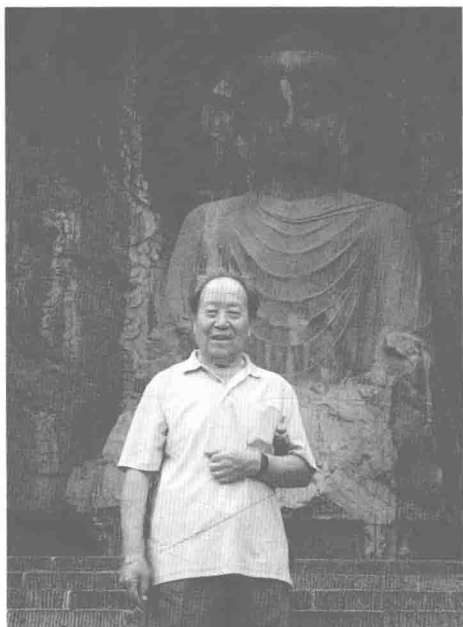


仲先絮語

仲先絮語



▲仲先在洛阳



▲海滨剧社全体



▲喜峰口



▲相万富、李英华、张振环、仲先、纪良、张瑞、苏志远



▲管桦、仲先、李英华、苗淑云、李韧夫



▲46军文工团全体



▲李英华、陈述、纪良、周方、耿介、张瑞



▲42军文工团全体

广东省电影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



▲电影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



▲新影编辑摄影人员

目 录

怀念冀东抗日军政学校	(1)
海滨剧社初记	(4)
祀侯辅廷	(11)
岁月悠悠话“文化八路”	(13)
话说黄河	(15)
我的老班长 李巨川	(17)
人琴之痛永不息	(19)
忆希依	(23)
劫夫同志在冀东	(25)
珠联璧合两乐人	(27)
有话周苏	(29)
话说张洛	(32)
漫谈郭老东梭	(34)
耿老头琐记	(37)
老政委李中权二三事	(39)
东北战场日记摘抄	(42)
破交小史及其它	(44)
故事两则	(47)
安波印象	(50)
我心中的陈述	(53)
告别周公	(55)

悼戴老	(60)
缅怀管桦	(62)
啊!纪良	(65)
哭大为	(67)
一段未能忘却的历史	(68)
门外说诗	(70)
望北山	(72)
喜读《情系五峰山》	(74)
回响的回响	(75)
献给人民长沙的一支歌	(77)
一首歌的故事	(79)
关于“门外说诗”	(82)
《盘山亲情》赞	(83)
我的简历	(85)
后记	(86)

怀念冀东抗日军政学校

冀东抗日军政学校创建于1943年8月。学员大部分为新入伍的知识青年和连排级干部、班长、战斗英雄等。在游击战环境中，学校以延安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训，以提高学员政治军事素质为教学目的。我是1944年中秋节后作为第三期学员于丰润县上下水路入校的。入校当天，正值第二期学员们结业离校，只见诸位学兄引颈高歌，边唱边哭，泪水淋淋，歌曰：“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来来来呀我们手牵手，誓与日寇一场血战，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人们表现出来的慷慨悲歌的情景，深富燕赵人特有的悍壮风范。

据说建校初期，尚有一个警卫排保护，乃至本期就撤消了警卫排，改为自已保卫自己了，尽管环境好转，敌人却还不断地“扫荡”。学校只好在迁安山区一带与敌周旋。我随身的武器是一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比利时造步枪，犹如没了牙齿的老人一样，枪膛里已光溜溜的没有来复线了，子弹滑出已不能旋转，射程也仅两三米远，民兵们见了开玩笑地说：“你看，这同志背的枪还是双眼皮哩。”不错，该枪来到咱中国取名就叫“套筒子”。因山区狼为患，各村的墙上都画有大白圈，狼见了白圈就不敢进村了。我们夜里站岗手里持有一支老百姓敬神用的香柱计时，一根香烧到末尾则是换岗的时间到了，这点香火也与白圈同样的

作用，狼这东西是很精的，怕火亮，再发现还有一支“套筒子”，也便退去村外发出凄凉的哀鸣。山区的深秋颇冷，夜间站岗如有风吹便要“那堪秋风助秋凉”了。山区缺乏食粮，群众以红薯为主食，我们经常用小米饭换红薯吃，乡亲们将红薯煮熟再放在院中冻硬，吃的时候再蒸软，极甜。早餐喝杂粮粥、滚烫，且限时十分钟，于是先盛半碗搅拌凉后吞下，再装满一大碗急忙吸之，可保无虞。待转移到了昌滦乐，伙食大为改善，每经一地，天刚亮就听见猪叫——又有肉吃了。每天傍晚进村之后，入宿舍前，先唱几支歌，然后是校部领导谭厚来作队前讲话，大意为感谢前村乡亲们的慰劳，要认真刻苦地学习……。每次讲话他手上总持有一本书——《呐喊》。

同时入校的小友，吴刚、邓靖、张大海，都以苦为乐，相濡以沫（张大海曾闻在京华某机关工作，吴钢在丰润南关战斗中失踪，邓靖 1947 年战死于玉田县境）。

入校伊始，开展了一场“坦白运动”，初次经历了运动的洗礼，不过这次运动若与日后层出不断的运动相比之下，可谓小巫见大巫矣！政治学习方面对我影响较大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和一篇《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原本打算打完日本鬼子就回家的，此刻不由自主地在心灵上起了变化，明白了还有解放全人类的任务哩！实际上是在革命之前先革了一次自己的命也。我的政治指导员是王力行，他堪称是我的启蒙恩师，是他在结业后带领我和吴钢来到路南第十七军分区的。

对军事学习，我很感兴味，不让他人（余乃体育世家，

先父深通武术，他于 1919 年率先创建了小学体育课程）。军事教员姬力炎（东北讲武堂出身）授课生动易学，解释的如何保存力量杀伤敌人，颇有独到之处，使学员们获益匪浅，深受我们爱戴。这一位资深的军事教员，态度和蔼可亲，笑容可掬，这是很难得的。

春节前，第三期结业了，发给我的证书上写有“政治上有明显的进步，军事上可指挥一个排”。我捧着这张纸，心潮澎湃，久久不肯释手。

离校前，校部的贾克亚同志嘱我要多靠近组织，他是对我谈组织问题的第一人。事隔两年，我终于成为共产党员。戴天翔同志是校部负责人之一，辽沈战役中，他任 138 师参谋长，我下部队采访，总爱去到他的身边。不论在战壕里，还是战斗的前沿，他是那样的从容大度。时隔多年，我们又在广州会面，还一同游历了丝绸之路。他逝于 1998 年。

这一切，怎能不使人怀念。

海滨剧社初记

抗战时，有数不胜数的歌，在军民中流传，在月儿高照下，妇女们手做着军鞋，在大杨树叶的伴奏声中，唱起的小调，能使人步入到诗的境界，军队集合时那相互拉歌的白热化程度，如醉如狂。而有一支佚名的歌，在一定程度上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歌曰：这是时候了，同学们！

该我们走上前线，

我们虽然没有挂牵，

心里却还有些留连。

来、来、来呀，我们手牵手，誓与日寇一场血战，

别了，别了同学们，

我们再见在前线！

当我进入冀东军政学校时，正值上属学兄们毕业，看见他们流着不断的热泪，反复地引颈高唱这支歌，直是一幅动人的景象。待到我们毕业，也不由地重复了同样的情景。人们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如今这些刚强的硬汉们，何以泪水涟涟哭得如此壮美？是惜别之情吗？是表示慷慨的决心吗？还是抒发古风萧萧兮兮的悲壮情怀？

结业后，我带了监定书到了路南，即天津至山海关这段铁路以南的十七军分区，范围是昌黎、乐亭、滦县三县。

及至到了工作岗位上，总还不经意地哼着这支歌。兴

许是不断哼哼的缘故吧，领导决定我去剧社工作。于是从这个转折点上，开始了我一生文艺生涯的漫长路程。

斯时的剧社，实际上还没有个影子有的就是一个——我。

敌后无闲人。戏演不成就先演起独脚戏来。听说大军区有位名田间的街头诗人，他手里攥着粉笔头到了那里就往墙上写所谓的街头诗，如同古代诗人往墙壁上树叶上题诗相仿。可惜，田间都写了那些诗并未流传来，无从知晓，也就无法炮制了，自己不懂得怎能妄动。虽听到过几句诗，闹不清是谁的了。诗曰：在中国，我们的灵魂武装着——准备牺牲。这几句诗倒是容易背诵也很上口，可总觉得不够意思。因为，在军事上讲，不能光是准备死，重要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故不大好往墙上去写。再说远点；我当学员的时候，扛的是一支比利时国造，第一次世界大战用过的被人誉为“双眼皮”的“老套筒”，子弹从枪膛里恍恍当当恍出去的那种枪。因本校虽无作战任务，夜里站岗放哨有它总比空手好些，即使是空子弹。倘一旦与敌人遭遇，那就要真枪真刀对话，但它毕竟是一件武器，到时候来上几下子也比空手强嘛，搞好了，也不一定是一死。到了路南，有了警卫连，没了枪，换为腰间的两颗土造木柄手榴弹了，不言而喻，到了时候一颗用来扔给敌人，实则不济另一棵便留给自己，故曰首先还是消灭敌人嘛！

说来道去，还是，先往墙上刷写标语，这做起来不仅容易，其作用也大。于是，天天转移宿营地便天天在村里村外凡是显眼的墙上刷写不止。

在我读小学一年级尚在描红的时节，我大哥（我排行第九）就将我抱在他怀里，把着我的手临柳字，按说，应该有些功底吧，可是无端的我的字体所缺的正是柳家的筋骨，而且，还不肯效法时下所谓的美术字，眼高手低莫过于此。我的毕业鉴定书上写有“可以指挥一个排”能力的字句，如今看来，当前紧要的是如何指挥好手中的这把刷子！

初春的一天，在马头营与王各庄之间的一个村里，有个孩子总在我一旁转悠，及至转移前（一般在晚饭后）又跑来：“大哥，我也要当八路。”这孩子态度坚定，非参加不可，我问他：你妈同意了吗？他说，同意了。我教给他，你要真心参加，明个你就追上来吧。果其不然，第二天真的追上来了。名字叫程同，十五岁，头略大点，眼也大，还是个独生子哩！于是报告了王力行科长就留下来，成为剧社的第二名成员。于是又增加了一把刷子、一只灰桶。

程同参加来不几天，日敌调集伪满军与日本华北派遣军一起，以三个旅的兵力对路南、滦东进行大规模“围剿”，其中代号铁石部队、一心队更是天良丧尽、无恶不作、所到之处、奸淫烧杀，凶残至极，凡是被这群禽兽不如的败类蹂躏、洗劫过的村庄，都在村里最高的大树顶上，扎上了红布，只见村村大树上的红布几乎都被烟火熏得乌黑了！夜里，眼望四周，火海一片，心如刀割！

有天清早，我被程同小声地唤醒了：“仲大哥，人家都走了。”没睡多久又爬起来，是的，屋里院里没个人影，我急忙冲到院里，踩着砖头往外一瞧，哟！墙外边一群满洲队正在集结，个个湿了大半截子，后面的大部头陆续淌过河来！

这时，不可考虑过多，进屋收拾了刷子、灰桶，我俩不动声色地溜出了房院，于上没人，直奔到村西头，才见到肖参谋长站在一棵大树下，两眼直瞪着村东方向，他一边还有一两个人，满象庙里的泥神一动不动。

“参谋长，咱们人呢？”我上气不结下气地问。

“快追上去！”肖全夫参谋长声色俱厉地往西北方向指了一下。他平时爱说笑，嗓门也大，今个可严肃，披着棉上衣，脸土的浅麻子也格外明显。不容分说，我们朝西北向拔腿跑去！

在这严峻情势下，作战部队还可以伺机打击敌人，而机关人员只好周旋在重敌中间，躲躲闪闪，以保存实力了。就在前一天，司政两部 and 后勤人员潜伏在方园不大的灌木丛中的乱草堆里，大队敌人擦身而过，竟未被发现，如其不然……。而今，我俩追赶不及，只好独立作战了，就象断了线的风筝，失落在滦河两岸，共飘荡了十五个昼夜。

路南三县本是富庶之乡，往年由路北山沟转移到此，村村杀猪慰劳子弟兵，住镇上的商家吃食比之农家更好，沿海一带螃蟹、大虾用大铁锅糊着吃。而今群众流离失所，满目疮痍，我手上虽说带着粮票却无处号饭吃。（木板印成的粮票，一人一天标准二十八两小米，内含柴米油盐）有年轻的姐妹哀求带她们逃离火海，那凄凄切切的哭诉，听了叫人心碎！

我二人手中的武器，是每人一把棕刷一只铁桶，依如往常，到在那里刷到那里。那是在姜各庄对面的北岸，满以为有滦河为屏障，敌人过不来，就安然地写起标语来，不料

一条还没写成，数棵子弹从背后打来，回头一看，竟是一伙骑兵正朝我俩冲来。这太意外了，他们怎么过来的呢？事不宜迟，转身一跃，快步跃进村口的明沟里。要知，这里没有冀中式的地道，这里的明道一米多深，宽五米，将挖沟的土坯在沟沿上，一人多高，间或挖有园场用来错大车，沟连沟，村连村，因地制宜，不亚于冀中的地道。待我们进了明沟，敌骑也追到了村头沟边，我俩分头将刷子埋进沟沿上的松土里，这就不会落到敌手，如能脱险，日后再扒出来用。不知怎的了，敌人光在村头打转转，有的马前蹄子悬空乱蹬，又放了一阵子空枪，就卷回去了。直到后来才知道，骑兵是不敢进沟的，也是后来才明白，初春的滦河，水浅的地方，可以淌人过来。只记得水大时隆隆贯耳的塌方响了！

跳出路南的被“围剿”圈，心情凄凉，茫茫然沿着滦河北去。

行行重行行，边走边打听。只是无人知晓那里有咱们队伍，就连“张老八”也不灵了！（“张老八”？略作说明我刚到分区当干事，科长曾派去收编进来的张子川支队了解文化学习情况，曾与张同吃同住半月有余，张老八是他收编前的浑名，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从接受收编，打日本鬼子很坚决，个人枪法好，带来的队伍，也很能打。由于他在这一带有点名气，又和我有点交往，是想借打听他的踪迹了解本部在那里。）

话再拉回来：我和程同行走在滦河边上，坐在乡亲的热炕头上，还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和《反自由主义》一文，前者的教材是在校时的一册油印本，后者一文则是由一位和